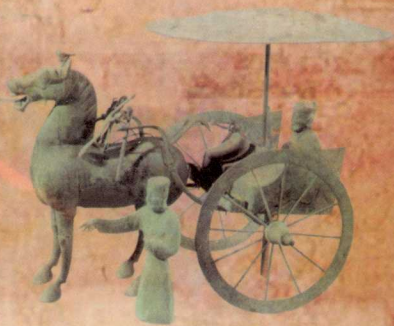


GUDIAI WENXUE MINGZHU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近思录



远方出版社

1105905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近思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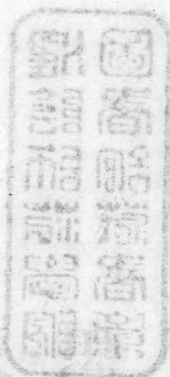
主 编：王玉芬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105905

远方出版社 (全) 80.400.00 元

1102302



善本堂文典古國中

王玉芬主編

主 编:王玉芬

责 编:胡丽娟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地 址: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印 刷: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3800 千字

印 张:126

标准书号:ISBN 7-80595-682-0/I·267

印 次:200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3000 册

定 价:604.80 元(全 36 册)

前 言

中国古代文典经籍，上起殷周之际，下迄清季近代，其渊源之流长，数量之浩繁，意蕴之深远，文思之博奥，即使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，也堪称璀璨夺目、无与伦比，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绚丽辉煌的精蕴所在。而在这浩瀚无涯的文洋典海之中，那些彪炳史册，传之千载，却终未湮没于滚滚东逝之水的瑰文琼典、名著名篇，更是博大精深，流光远播。

然而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典经籍和悠长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如何探幽寻径，进而登堂入室，受惠得益，却终究成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。人生有涯而知无涯，如若疏于识辨，不加慎择，势必如同海空泛叶舟，甚至难取皮毛。若非择其精要者而观瞻体味，便很难有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畅意淋漓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一览中国古典名著的神韵，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选出部分经典之作，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时代各个领域的最高水平。如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可以“兴”、可以“观”、可以“群”、可以“怨”，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先河，质朴平实，生动鲜活，文辞优美，蔚为壮观；《天工开物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中重大的科技成就，是我国科技史上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；《梦溪笔谈》是我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，遍及天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学、生

物以及冶金、机械、营造、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,内容十分广泛、丰富,是中国科学史的重要著作。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《梦溪笔谈》是“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”;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,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、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,它缜密的军事、哲学思想体系,深远的哲理、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,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,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,享有极高的声誉……。总之,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,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不朽杰作。勾画出中国古典名著大致轮廓,令读者尽睹古典名著之神韵。

在整理和编撰过程中,编委们无不倾心尽力,披沙拣金、精心采撷,然古籍浩瀚如海,难免会有所遗漏,有失偏颇。如有不足或错漏之处,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编者

2006年8月



目 录

卷 一	道体	(1)
卷 二	为学大要	(14)
卷 三	格物穷理	(36)
卷 四	存养	(50)
卷 五	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	(63)
卷 六	齐家之道	(72)
卷 七	出处进退辞受之义	(80)
卷 八	制度	(88)
卷 九	处事之方	(94)



卷一

道 体

1-01 濂溪先生曰：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，动极而静；静而生阴，静极动。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。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阳变阴合，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五气顺布。四时行焉。五行，一阴阳也；阴阳，一太极也；太极，本无极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。惟人也，得其秀而最灵。形既生矣，神发知矣，五性感动而善恶分，万事出矣。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，立人极焉。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时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。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故曰：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”。又曰：“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”。大哉《易》也，斯其至矣！

——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

周敦颐先生说：自无极而至太极。太极动则生阳，动到极处便归于静；静则生阴，静到极处又回复到动。一动和一静，互为根源。太极一动一静分出了阴阳，形成了天地。阳阴在变化中配合，而生成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行。五行之气顺次流布，推动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运行。五行，就等于阴阳；阴阳，就等



于太极；太极本源于无极。五行的生成，各顺其气质稟性。无极的本来面目，阴阳五行之精微，神妙交合而凝聚成形，象征天的“乾”成为男，象征地的“坤”形成女。乾坤阴阳二气交相感应，化育生成万物，万物生生不息而变化无穷。其中只有人类，得了天地的秀气而成为万物之灵。形体已经形成了，神智也感发而有了心智，其中的五行之气感于外物而呈现出了善恶，于是引出了错综纷杂的事体。面对这纷繁的万事善恶，圣人使自己定止于中正仁义，而其心主于“静”，这样树立起了做人的最高标准。符合这一标准的圣人，就如《周易》上说，其德性与天地相合，其光明与日月等同，其进退之序与四季相符，其奖惩善恶与鬼神所降吉凶同一。君子修养中正仁义所以趋吉，小人违背中正仁义所以趋凶。所以《周易》上说：“树立天的法则，称作阴和阳；树立地的法则，称作刚和柔；树立人的法则，称作仁和义。”又说：“追溯万物的开始，回顾万物的终了，就可以明白死生的道理。”伟大啊！《周易》，这真是至高无尚的了。

1.02 诚无为，几善恶。德：爱曰仁，宜曰义，理曰礼，通曰智，守曰信。性焉焉之谓圣，复焉执焉之谓贤，发微不可见，充周不可穷之谓神。

——周敦熙《通书·诚几德》

专一就能虚静无为，杂念就生出善恶。德之体有五用：爱人叫仁，合宜为义，顺理称礼，通达是智，守持为信。专一于本性天生而诚的是圣人，恢复诚的本性而又守持不失的是贤人，发现诚的微妙而不可见，扩充诚的内涵使之周遍而不可穷尽是圣人神秘莫测的妙用。

1.03 伊川先生曰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中也者，言寂然不动者也，故曰：天下之大本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和也者，言感而遂通者也。故曰：天下之达道，和也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



程颐说：人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时，称作中。中的意思，就是无声无息、无动无为、寂然不动，所以说“中”是“天下之大本。”喜怒哀乐表现出来全都适度，叫作和。和的意思，爱感应而能贯通天下，所以说和是“天下之达道”。

1·04 心一也，有指体而言者，有指用而言者，惟观其所见何如耳。

——《二程文集》卷九《与吕大临论中书》

心的本义只有一个，有时指它的本体而言，有时指它的功用而言，只看你见的是心之体还是心之用了。

1·05 乾，天也。天者，乾之形体；乾者，天之性情。乾，健也，健而无息调之乾。夫天，专言之则道也，天且弗违且也。分而言之，则以形体谓之天，以主宰谓之帝，以功用谓之鬼，以妙用谓之神，以性情谓之乾。

——《程氏易传·乾传》

乾，象征天。天，是乾的形体；乾，是天的性情。乾的意思是健，健而不息就称作乾。天的含义，就总体而言指的是道，上天尚且不违背这个道。分开来说，那么就形体说称作天，就作为主宰者说称它作帝，就其运行四时化生了物等功用说称作鬼，就其不可测的妙用说称作神，就其性情说称为刚健的乾。

1·06 剥之为卦，诸阳消剥已尽，独有上九一爻尚存，如硕大之果不见食，将有复生之理。上九亦变，则纯阴矣。然阳无可尽之理，变于上则生于下，无间可容息也。圣人发明此理，以见阳与君子之道，不可亡也。或曰：剥尽则为纯坤，岂复有阳乎？曰：以卦配月，则坤当十月，以气消息言，则阳剥为坤，阳来为复，阳未尝尽也。剥尽于上，则复生于下矣。故十月谓之阳月，恐疑其无阳也。阴亦然。圣人不言耳。

——《程氏易传·剥传》

“剥”这一卦所讲的，是各个阳爻渐次剥落的意思，各阳爻



消剥完了，独有上九一阳爻尚存，其卦象，就象一个硕大的果子放在上面而没有被吃掉，将有阳气复生之理。如果上九爻也变成阴爻上六，那就成了纯阴的坤卦了。但是阳气没有能完全消亡的道理，上九变于上那么初九就会生于下，其中没有可容一息的间隙。圣人发现这一道理，以显示阳与君子之道是不可消亡的。有人说：阳爻剥尽了，就成了纯阴的坤卦，难道还有阳吗？回答是：以卦来配月份，那么坤卦正当十月。按二气消息说，那么剥卦上九一阳剥去为坤，坤卦一阳爻来就成“复”卦，阳气未尝消尽。剥卦阳尽于上时，复卦阳就生于下了。所以坤卦相配的十月称作阳月，是担心人们怀疑坤卦无阳啊。阴也是这样。只是圣人没有说明罢了。

1·07 一阳复于下，乃天地生物之心也。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，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。非知道者，孰能识之？

——《程氏易传·复传》

复卦在纯阴的坤卦之后，一阳复生于下，这就是天地生物之心。前代儒哲都认为太极凝然不动，时见天地之心，是因为不知道未动之初才见天地之心。不是深明大道的人，谁能认识到这一层呢？

1·02 有感必有应。凡有动皆为感，感则必有应，所应复为感，所感复有应，所以不已也。感通之理，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。

——《程氏易传·咸传》

有感动必有应验。凡有动都成为感，凡感所动之处必有应，所应而动又成为感，所感之处又有应，因此感与应连续下去而无止息。因感而通的道理，明白道的人去默默地观察好了。

1·09 天下之理，终而复始，所以恒而不穷。恒非一定之谓也，一定则不能恒矣。惟随时变易乃恒道也。天地常久之道，天下常久之理，非知道者孰能识之？

——《程氏易传·恒传》



世间万物的运动规律，是终而复始，所以能恒久而不穷尽。恒久并不是限于一处的意思，限于一而不变就不能恒久。只有随时变易，才是恒久之道。天地常久之道，天下常久之理，非明于道的人谁能了解呢？

1·10 人性本善，有不可革者，何也？曰：语其性，则皆善也；语其才，则有下愚之不移。所谓下愚有二焉：自暴也，自弃也。人苟以善自治，则无不可移者。虽昏愚之至，皆可以渐磨而进。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，自弃者绝之以不为，虽圣人与居，不能化而入也。仲尼之所谓下愚也。然天下自暴自弃者，非必皆昏愚也，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，商辛是也。圣人以其自绝于善，谓之下愚。然考其归，则诚愚也。既曰下愚，其能革面，何也？曰：心虽绝于善道，其畏威而寡罪，则与人同也。惟其有与人同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。

——《程氏易传·革传》

人性原本是善的，但有些不善的小人又是不可变易的，这是怎么说呢？回答是：要说人的本性，那么都是善的；要说人的本能，那就有下等昏愚而不能改变的了。所谓的“下愚”有两种：一种自我戕害的称作自暴，一种是自己放弃上进称为自弃。人只要用善自我修治，那就没有不可改变的人。即使是昏愚到了极点，也都可以渐渐磨砺而渐进的。只有自暴者以不诚信而拒绝向善，自弃者以不去做而弃绝向善，即使和圣人住在一起，也不能教化他使他接受善心。这样的人就是孔子说的下愚的人。但是天下自暴自弃的人，并非都昏愚，往往强暴凶残并且才力有过人之处，象殷纣就是这样的人。因为这种人自绝于善，所以圣人称他们为下愚。然而考察一下他们的结局，那确确实实是昏愚的。已经称他们是下愚了，而他们又能革面，这又是怎么说呢？回答是：他们内心虽拒绝向善，但他们害怕君威而少犯罪过，那就表现得与别人一样了。正因为他们有与人相同的一面，所以就可以



说明他们之愚恶不是本性之罪了。

1.11 “忠信所以进德”。“终日乾乾”。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。盖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，其体则谓之易，其理则谓之道，其用则谓之神，其命于人则谓之性，率性则谓之道，修道则谓之教。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，可谓尽矣。故说神“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”，大事小事，而只曰：“诚之不可掩如此夫”。彻上彻下，不过如此。形而上为道，形而下为器，须著如此说。器亦道，道亦器，但得道在，不系今与后，己与人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一

《周易》上说：“忠信所以精进德性。”又说“君子终日戒慎恐惧”。君子应当一天到晚使自己的德行与上天之德相符。上天之事，虽然没有声响气味，其本体称作易，运行之理称作道，妙用称作神，赋于人的生命称作性，顺着这本性去做就称作道，修养这道就称作教。孟子又在其中发挥出“浩然之气”的说法，可以说是都说尽了。所以说神的时候就说：“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”不论大事小事，体现着神的精爽，就只说：“神的至诚的德行不可掩藏以至于如此呀。”上而天地鬼神，下而人事万物，都不过如此。抽象而超出形体之上的事理、方法称作道，具体有形可见的东西称作器，理论上须得这么说。但器也就是道，道也就是器，二者是不可分割的。只要有道在，便不拘今日与以后，也不拘自身与他人，都能无所不合。

1.12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，此言最善名状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莫非己也。认得为己，何所不至？若不有诸己，自不与相干。如手足不仁，气已不贯，皆不属己。故“博施济众”，乃圣之功用。仁至难言，故止曰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欲令如是观仁，可以得仁之体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二



医书上称人的手足筋肉痿缩枯死为不仁，这话是对不仁的最好描述。仁德的人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，没有一物不属于自身。把万物看作自身，还有什么仁爱之事做不到呢？如果不属于自身，自然与自己无关。就象手足不仁之病，气脉已经是不贯通了，就都不属于自身的一部分了。所以孔子说“博施济众”，乃是圣德之功用，仁是最难说明的，所以孔子只说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够就眼下的事实一步步去做，就可以说是行仁的方法了。”如果能让人们这样去认识仁，就可以了解仁的大体了。

1·13 “生之谓性”。性即气，气即性，生之谓也。人生气稟，理有善恶，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。有自幼而善，有自幼而恶（本注：后稷之克岐克嶷，子越椒始生，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），是气稟有然也。善固性也，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。盖“生之谓性”、“人生而静”以上不容说，才说性时，便已不是性也。凡人说性，只是说“继之者善”也，孟子言人性善是也。夫所谓“继之者善”也者，犹水流而就下也。皆水也，有流而至海，终无所污，此何烦人力之为也？有流而未远，固已渐浊；有出而甚远，方有所浊。有浊之多者，有浊之少者，清浊虽不同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。如此，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。故用力敏勇则疾清，用力缓怠则迟清。及其清也，则却只是元初之水也。亦不是将清来换却浊，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。水之清，则性善之谓也。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，各自出来。此理，天命也。顺而循之，则道也。循此而修之，各得其分，则教也。自天命以至于教，我无加损焉，此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一

告子说：“天生具有的资质叫做性。”性就是气，气就是性，这就是天生具有的意思。人初生时稟受的气，从理上说是善有



恶，但不是人的本性中有两个善恶相对而产生存在的。有的人自幼就善，有的人自幼就恶（就如后稷生下来就聪明懂理，子越椒一生下来，人们就知道他必定使若敖氏灭亡之类），这是禀气不同使然的。善固然是人性，但是恶也不能说不是性。这“生之谓性”，“人生而静”以前的事说不得，才说“生之谓性”，他已不是初生之时了，才说：“人生而静”，他已感于物而动了，于是就不再是初生时、未动时之性了。大凡人说到性时，只是说“继承天的法则的就是善”，孟子言人性善就是针对这种意义说的。所谓的“继承天的法则为善”，就象流水趋向低下之处。同样都是水，有的一直流到大海，到底也没有污染，这哪里还需要人力去澄清呢？有的流得还不远，就已经逐渐混浊了；有的流得很远了，才有些混浊。有混浊得严重的，有混浊得较轻些的。清浊虽然不同，然而不可因其混浊而不成流水。如此，那就不能不用人力加以澄清了。所以用力勤而勇猛的就很快变清，用力迟缓怠惰的就慢慢澄清。等到水变清了，依然还是原来的水。也不是拿清水来换去了浊水，也不是取出浊水放到一边去了。水的清，是性善的比喻。所以并不是善与恶在本性中为两个东西相对，各自表现出来。这个理，就是天命。顺着这天命遵从这天命，就是道。循着天命加以修治，以得到天命赋予各人那一份，便是教。从天命到教化这一整理过程，我既不附加些什么也不减损些什么，这就是舜虽然居有天下却不加干预的原因。

1·14 杨子拔一毛不为，墨子双摩顶放踵为之，此皆不得中，至如子莫执中，不知如此执得。识得则事事物物上，皆天然有一个中在那上，不待人安排也。安排著便不中矣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七

杨子拔一毫毛而利于天下都不肯干，墨子又摩秃头顶，走破脚跟，只要有利于天下，什么都干，他们都没有把握中道。至于说子莫要掌握适中，他要在杨子和墨子两者之间掌握适中，不知



怎样能掌握得了。真的认识了中，那么事事物物上，都自然有一个中在上边，不需人去给它安排一个中。人以为安排着这中的时候，它已经不是中了。

1·15 问：时中如何？曰：“中”字最难识，须是默识心通。且试言一厅，则中央为中；一家，则厅中非中，而堂为中；言一国，则堂非中，而国之中为中。推此类可见矣。如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在禹、稷之世为中，若居陋巷，则非中也。居陋巷，在颜子时为中，若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则非中也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

有人问：如果做到时中？程颐回答说：“中”字最难理解，须要默默理会贯通于心。且比方说一个厅，那么厅的中央是中；如果是说一家，那厅的中央就不再是中，而堂为中；如果说一国，那堂也不再是中，而国家的中心是中。由此类推就可以认识时中了。例如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在禹、稷那样的清平时代是中，如果隐居在简陋的巷子里，就不是中了。隐居在陋巷中，在颜回那样的昏乱时代是中，如果他想忙忙碌碌建功立业，就不是中了。

1·16 无妄之谓诚，不欺其次矣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六

没有妄想就称作诚，不欺骗是诚的一种表现。

1·17 冲漠无朕，万象森然已具，未应不是先，已应不是后。如百尺之木，自根本至枝叶，皆是一贯，不可道上面一段事，无形无兆，却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人涂辙。既是涂辙，却只是一个涂辙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五

在世界万物形成之前的无形无迹的虚寂状态中，万事万物之理早已具备了，理是恒久的，未与物应机时无所谓先，已与物应的也无所谓后。它就象一棵百尺高的大树，从根部到枝叶，都是



贯通的，不能说世界万物产生以前，它即无形迹无征兆，直到事物出现了，才等着临时安排个引理施教的路子。既然是个路子，则只是这同样一个路子。

1·18 近取诸身，百理皆具。屈伸往来之义，只于鼻息之间见之。屈伸往业只是理，不必将既屈之气，复为方伸之气。生生之理，自然不息。如《复卦》言“七日来复”，其间元不断续。阳已复生，物极必返。其理须如此。有生便有死，有始便有终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五

从自己身边的事上去认识，各种道理都有具体的表现。只就气的屈伸往来说，只在这人的呼吸中能见到。屈伸往来不过是屈伸往来之理，不一定把已经从物体上消散而回归太虚的气，又看作刚刚受稟于物的气。生生之理，自然是永无止息的。如《复卦》说“七日来复”。这七日之中，气的屈伸原本没有间断。到《复卦》阳气已经复生，这是物极必反。其中的道理应当如此。所以有生就有死，有始就有终。

1·19 问仁，伊川先生曰：此在诸公自思之，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，体认出来。孟子曰：“恻隐之心，仁也。”后人遂以爱为仁。爱自是情，仁自是性，岂可专以爱为仁？孟子言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”既曰：“仁之端”，则不可便谓之仁。退之言“博爱之谓仁”，非也。仁者固博爱，然便以博爱为仁，则不可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

有人问什么是仁，程颐回答说；这全靠诸位自己去思考，把圣贤谈仁的话分类集中来看，体会出来。孟子说：“同情他人之心是仁。”后人于是认为爱就是仁。爱属于情感，仁自是本性，怎么能简单地把爱当作仁？孟子说：“同情之心，是仁的萌芽。”既然说是“仁的萌芽”，就不能称作仁。韩愈说“博爱叫作仁”，这是不对的。仁者固然博爱，但认为博爱就是仁，则不可。

1·20 性即理也。天下之理，原其所自，未有不善。喜怒哀



乐未发，何尝不善？发而皆中节，则无往而不善。凡言善恶，皆先善而后恶；言吉凶，皆先吉而后凶；言是非，皆是而后非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二十二上

性就是理。天下的道理，考察它们的来源，没有不善的。喜怒哀乐之情没有表现出来时，哪有什么不善？表现出来的只要全都适度，则表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不善的。大凡人说善恶，都是先说善后说恶；说吉凶，都是先说吉后说凶；说是非，都是先说是后说非。

1·21 问：心有善恶否？曰：在天为命，在义为理，在人为性，主于身为心，其实一也。心本善，发于思虑，则有善有不善。若既发，则可谓之情，不可谓之心。譬如水，只可谓之水。至如流而为派，或行于东，或行于西，却谓之流也。

——《二程遗书》卷十八

有人问：心有善恶之别吗？程颐回答说：体现在天的本然称为命，体现为义的当然叫作理，体现在人的身上称作性，主宰人身的称为心，其实都是一回事。心原本是善的，表现为思虑，就有善有不善了。如果已经表现出来，那就只能称作情，而不能称作心了。比如水，只能称作水。至于流便成为水道，或流向东，或流向西，却称作水流了。

1·22 横渠先生曰：气块然太虚，升降飞扬，未尝止息。此虚实动静之机，阴阳刚柔之始。浮而上者阳之清，降而下者阴之浊。其感遇聚结，为风雨，为霜雪，万品之流形，山川之融结。糟粕煨烬，无非教也。

——张载《正蒙·太和》

张载说：大气茫茫无边，无形无容，在空中升降飞扬，从来不曾停止。当它升降飞扬时，也就开始了虚实、动静、阴阳、刚柔的分化。浮而上升的是阳气清气，降而下沉的是阴气浊气。气与气相感相遇而凝结，成为风雨，成为山川，万类品物流布而成